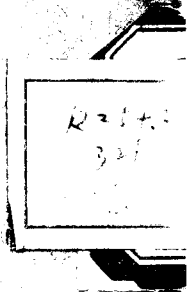


醫門普度溫疫論

下



中國醫學大成第六集

外科
瘟疫
雜考

增訂
醫門
普度
溫疫
論下

上海大東書局印行

重訂醫門普度溫疫論

明	吳有性	又可	原著
黎水	孔毓禮	以立	評閱
昭陵	龔紹	林	評
昭陵	李硯	莊重	訂
鄞縣	曹赤電	炳章	校刊

卷下

雜氣論

日月星辰。天之有象可睹。水火土石。地之有形可求。昆蟲草木。動植之物。可見。寒熱溫涼。四時之氣。往來可覺。至於山嵐瘴氣。嶺南毒霧。咸得地之濁氣。猶或可察。而惟天地之雜氣。種種不一。亦猶天之有日月星辰。地之有水土石。氣交之中有昆蟲草木之不一也。草木有野葛巴豆。星辰有

生物之
原已然
物化之
氣可知

重訂醫門普度溫疫論 卷下

二

羅計發惑。昆蟲有毒蛇猛獸。土石有雄硫礪信。萬物各有善惡不等。是知雜氣之毒。亦有優劣也。然氣無形可求。無象可見。無聲可聞。無臭可嗅。人惡得而知氣。又惡得而知其氣之不一也。是氣也。其來無時。其着無方。衆人有觸之者。各隨其氣而爲諸病焉。其爲病也。或時衆人發頤。或時衆人頭面諸腫。俗名爲大頭溫。是也。或時衆人咽痛。或時音啞。俗名蝦蟆溫。是也。或時衆人瘡痢。或爲痺氣。或爲痘瘡。或爲癰疹。或爲瘡疥疔瘡。或時衆人目赤腫痛。或時衆人嘔血暴下。俗名爲瓜瓢溫。探頭溫。是也。或時衆人癰痰。俗名爲疔瘡溫。是也。爲病種種。難以枚舉。大約病徧一方。延門合戶。衆人相同者。皆時行之氣。卽雜氣爲病也。是知氣之不一也。蓋當時適有某氣。專入某臟腑。某經絡。專發爲某病。故衆人相同。不一之氣。豈關臟腑經絡而爲之症哉。夫病不可以年歲四時爲拘。蓋非五運六氣所印定者。是知氣之所至無時也。或發於城市。或發於村落。他處安然無有。以是知氣之所着無方也。

孔氏曰。大頭溫者。頭面腮頤腫如瓜匏者是也。蝦蟆溫者。喉痺失音。頸

筋脹大者是也。瓜瓢溫者。胸高脇起。嘔汁如血者是也。疙瘩溫者。腹鳴乾嘔。水泄不通者是也。軟脚溫者。便泄清白。足重難移者是也。

龔曰。雜氣不一。爲病亦不一。惜乎祇詳其症。未傳其方。後得劉宏璧先生照症補之。其有功於雜氣門中者。豈淺鮮哉。然卽素所臨症而細思之。雜氣卽瘟氣。雜氣不一。瘟症亦不一。病名雖殊。而治法無甚大異。但宜各隨所現之症。與所傳經絡臟腑照症而加。每經絡每臟腑之主藥。以施治耳。前未見劉公所補之方。凡遇雜氣爲病。用二消飲。照症加減治之。皆驗。可知雜氣卽四時不正之氣。瘟氣卽天地之厲氣。合言之。皆毒氣也。不過有輕重之分耳。不然劉公未補方以前。豈遇雜氣症候。遂委之不治乎。要在醫者之會心耳。今得補方於後。臨斯症者。不患無法守矣。

疫氣者。亦雜氣之一耳。但有甚於他氣。故爲病頗重。因名之曰厲氣。雖有多寡不同。然無歲不有。至於瓜瓢溫。疙瘩溫。緩者朝發夕死。急者頃刻必亡。此諸疫之最重者。幾百年罕有之症。不可以當疫並論也。至如發頤咽

痛。目赤斑疹之症。其時村落中。偶有一二人所患者。雖不與衆人等。然攷其症。甚合某年某處衆人所患之病。纖悉相同。治法無異。此卽當年之雜氣也。况雜氣爲病最多。舉世皆誤認爲六氣。假如誤認爲風者。如大麻風。鶴膝風。痛風。歷節風。老人中風。腸風。厲風。癰風之類。概用風藥。未嘗一效。實非風也。皆雜氣爲病耳。誤認爲火者。如疔瘡發背。癰疽腫毒。氣毒流注。流火丹毒。與夫發斑痘疹之類。以爲瘡瘍。瘡瘍皆屬心火。投苓連梔柏。未嘗一效。實非火也。亦雜氣所爲耳。誤認爲暑者。如霍亂吐瀉。瘧痢暴注。腹病絞腸痧之類。皆作暑治。未常一效。至於一切雜症。無因而生者。並皆雜氣所成。從古未聞者何耶。蓋因諸氣來而不知。感而不覺。惟向風寒暑濕。所見之氣求之。是於無聲無臭。不睹不聞之氣。舍之不察。旣錯認病原。未免誤投他藥。大易所謂或繫之牛。行人之得。邑人之災也。劉河間作原病式。蓋祖五運六氣。人之百病。皆原於風寒暑濕燥火。謂無出此六氣爲病。實不知雜氣爲病。更多六氣。六氣可測。雜氣不可測也。

孔氏曰。瘟病乃天地厲氣也。時人以傷寒目之。更以經言冬傷於寒。春

必病溫之溫病混之。卽如叔和所云。春應溫而反寒。夏應熱而反涼。秋應涼而反熱。冬應寒而反溫。得非時之氣。長幼相似者。以爲溫疫病。其說亦似是而非。吾嘗驗之。有時四序不忒也。而民疫偏多。其或四序愆期也。而民疫偏少。是時六氣之說。非篤論也。夫疫之源流不清。則治疫者。欲望其臨症處方。確中病情。必不能矣。今觀吳子雜氣之論。謂此氣無聲可求。無象可見。不在風寒暑濕燥火之中。議論獨高千古。而廬山之面目。始見真矣。然持論雜氣之處。斷不可從。如指大風等一切諸證。盡爲雜氣。將使學者趨變失常。破律敗度。盡廢古人繩墨。害豈淺哉。今不得不爲定論曰。凡長幼相似。而傳染者。疫病不待言矣。若一人病止就一人身之內外求之。內則七情。外則六淫之類是也。衆人病而與疫證不相似。且不傳染者。於六氣之偏勝處求之。如熱勝多熱病。寒勝多寒病。賊風人人能感。酷暑人人皆受之類是也。惟症與疫病相符。且求之六淫七情之中。而非其類。則不拘一人獨病。與衆人皆病。而總以疫法治之。

龔曰、以雜氣而誤認爲六氣。不獨今醫類然。卽古人所著方書。言及雜氣者不少。如諸風症。與夫疔瘡發背癰疽諸毒。發斑痘疹。以及霍亂吐瀉。瘧痢暴注。腹病絞腸痧等症。所說病原。總不外乎風寒暑濕燥火。所著方書。惟是照症敷衍。其所用藥方。未嘗不合所言病症。遵而行之。不惟不效。且有多成痼疾者。謂非錯認病原哉。僕本才疎。兼無學識。焉敢妄議古人。因得吳師雜氣一條。逐一指點。凡遇以上各症。他人百治不效者。余診其脈。每數而有力。與眼前所現之症不符。再詢其初起病由。是感雜氣之狀。卽以治雜氣法治之。略兼眼前現症之藥一二味。隨治隨愈。乃知以上各症。吳師說是雜氣爲病者的。古人說是六氣爲病者。實誤耳。學者讀書。是要得問。不可執古方書誤人也。

論氣盛衰

其年疫氣盛行。所患皆重。最能傳染。卽童輩皆知爲疫。蓋毒氣鍾厚也。其年疫氣衰少。閭里所患者。不過幾人。且不能傳染。時師皆以傷寒爲名。

不知者固不言疫。知者亦不便言疫。然則何以見其爲疫。蓋脈症與盛行之年。纖悉相同。至於用藥取效。毫無差別。是以知溫疫四時皆有。常年不斷。但有多寡輕重耳。

龔曰。時師以疫症認爲傷寒。皆由不知脈證也。僕於一切脈症。細心體會。凡寒熱虛實邪正。其脈其症。頗得其要。每臨症時。以脈爲主。以證參之。疫病雖非盛行之年。四時皆有。但有輕重之分耳。重者。人多誤認傷寒。漫用表藥熱劑。輕者。人皆誤認虛勞。誤投補劑燥藥。輕者轉重。重者致死。良可慨也。有心濟世者。可不於脈症加意乎。不能傳染。亦是疫疾。以症非外感內傷。與能傳染之症狀無異也。

疫氣不行之年。微疫亦有。衆人皆以感冒爲名。實不知爲疫也。設用發散之劑。雖不合病。然亦無大害。疫自愈。實非藥也。卽不藥亦自愈。至有稍重者。誤投發散。其害尙淺。若誤用補劑及寒涼。反成痼疾。不可不辨。

孔氏曰。疫疾四時皆有。但尤甚於春月。及春夏之交。爲禍更烈耳。推類言之。人人病眼者爲疫眼。人人病咳者爲疫咳。凡論症長幼相似者名

為疫。一人病。非外感內傷。與疫同。亦名疫也。

論氣所傷不同

所謂雜氣者。雖曰天地之氣。實由方土之氣。知此則無疑於一方獨熾一氣者似精而實不切矣蓋其氣從地面起。有是雜氣。

龔曰。支干運氣。乃天地循環之常氣。不得謂為雜氣。雜氣者。乃天地不正之毒氣也。故人觸之即病。

則有是病。譬天地生萬物。亦由方土之產也。但植物藉雨露而滋生。動物藉飲食而頤養。蓋先有是氣。然後有是物。推而廣之。有無限之氣。因有無限之物也。但二五之精。未免生尅制化。是以萬物各有宜忌。宜者益而忌者損。損者制也。故萬物各有所制。如貓制鼠。如鼠制象之類。既知以物制物。即知以氣制物矣。以氣制物者。蟹得霧則死。棗得霧則枯之類。此有形之氣。動植之物。皆為所制也。至於無形之氣。偏中於動物者。如牛溫、羊溫、雞溫、鴨溫。豈但人疫而已哉。然牛病而羊不病。雞病而鴨不病。人病而禽

獸不病。究其所傷不同。因其氣各異也。知其氣各異。故謂之雜氣。夫物者氣之化也。氣者物之變也。氣卽是物。物卽是氣。知氣可以制物。則知物之可以制氣矣。夫物之可以制氣者。藥物也。如蜚蠊解蜈蚣之毒。貓肉治鼠瘻之潰。此受物氣之爲病。是以物之氣制物之氣。猶或可測。至於受無形雜氣爲病。莫知何物能制之。執用汗吐下三法以決之。嗟乎。卽三法且不能盡善。况乃知物乎。能知以物制氣。一病用一藥。藥到病除。不煩君臣佐使。加減品味之勞矣。

孔氏曰。旣曰雜氣。則不一其氣矣。物可以制一時之氣。未必可制時時之氣。况氣同而受此氣者不同。又烏能治人人之病哉。龔曰。汗吐下三法。乃治傷寒之法也。治疫大法。始宜疏邪清火。卽或宜吐宜下。從未宜汗者。蓋疫證汗解在後。其病將愈。自然汗出。不可用藥以表其汗也。如執用三法。以治雜氣。宜乎不能盡善矣。

蚘厥

疫邪傳胃。胃熱如沸。虬動不安。下既不通。必反於上。虬因嘔出。此常事也。但治其胃。虬厥自愈。每見醫家。妄引經論。以爲下寒。虬上入膈。其人當吐。虬又云。胃中冷。必吐虬。便用烏梅丸。或理中安虬湯。方中乃細辛、附子、乾薑、桂枝、川椒。皆辛熱之品。投之如火上添油。殊不知疫證。表裏上下皆熱。始終從無寒證者。不思現前事理。徒記紙上文辭。以爲依經傍註。坦然用之無疑。因此誤入甚衆。

孔氏曰。讀書少閱歷者。每有此病。但疫亦有過服寒涼而吐虬者。不可不察也。

龔曰。胃家熱甚。虬動不安。從上嘔吐。事理之常。無足怪者。遇其症候。其脈右關數甚。按之有力。其舌胎黃而燥。用承氣湯以逐其胃熱。不必用安虬藥。而虬自安矣。無如古來方書。多以爲臟寒。胃冷使然。未聞有胃熱吐虬之說。故用熱藥以安虬。不知虬因寒冷而吐者。其脈必遲。其舌無胎。其人喜熱飲而惡涼水。此不在疫症之條者。疫本熱病。始終本無寒證。初起雖有畏寒者。乃是外假寒。而內有真熱也。治疫者其知之乎。

呃逆

胃氣逆則爲呃逆。吳中稱爲冷呃。以冷爲名。遂指爲胃寒。不知寒熱皆令呃逆。且不以本證相參。專執俗語爲寒。遂投丁香薑桂。誤人不少。吾願醫者臨證猛省。

治法各從其本證而消息之。如見白虎證。則投白虎。見承氣證。則投承氣。膈間痰閉。則宜導痰。如果胃寒。丁香柿蒂散宜之。然不若四逆湯功效殊捷。要之。但治本證。呃自止。其他可以類推矣。

龔曰。呃逆有寒有熱。固也。務審脈症。分別治之。如係寒逆。其脈必遲而緊。其人必惡寒而喜熱飲。若屬熱逆。其脈必數而有力。其人必惡熱而喜冷飲。各隨脈證施治。自然藥到病除。至於感疫發呃。則有熱而無寒。不可用香燥。以致誤人。但有氣隨火逆而發呃者。於清劑中。宜加順氣藥味。治呃逆者知之。

似表非表。似裏非裏。

時疫初起。邪氣盤踞。表裏阻隔。裏氣滯而爲悶。表氣滯而爲頭疼身痛。醫者往往誤認爲傷寒表症。因用麻黃、桂枝、香薷、葛根、敗毒、九味、羌活之類。強求其汗。妄耗津液。經氣先虛。邪氣不損。依然發熱。更有邪氣傳裏。表氣不能通於內。必壅於外。每至午後潮熱。則頭脹痛。熱退卽已。此豈表實者耶。以上似表誤爲表證。妄投升散之劑。經氣愈實。火氣上升。頭疼轉甚。須下之。裏氣一通。經氣降而頭疼立止。若果感冒頭疼。無時不痛。爲可辨也。且有別證相參。不可一途而取。

龔曰。傷寒從表入裏。初起之時。其脈浮遲。邪在皮膚之表。從未有初起卽結胸者。疫疾由內傳外。脈多沉數。邪在膜原。雖有表症。胸先結悶。故曰似表非表也。以此症誤認傷寒。漫用麻黃表劑。皆因不知脈症。孔氏曰。強求其汗則不可。初起隨經解散。亦自無妨。不必執用達原飲。果然裏實。而表外壅。乃可攻之。設無裏證。而妄攻裏。以爲發表。亦誤矣。龔曰。瘟疫一症。僕實經驗多矣。午前重。午後重。胸不緊者。人參敗毒散。加連翹、薄荷。午前輕。午後重。胸中緊。止見頭腰背項作疼。或惡風發熱。

者九味羌活湯皆效。至於下午發熱。夜半方退。胸緊夜悶者。感疫之人。多是如此。惟達原飲。乃能清疎其邪。此實千古治疫之妙方也。孔氏乃謂不必執用此方。試問宜用何方以治之乎。胡爲不指點出來。以爲後人法守。僕按孔氏之言。多是任意妄言。其於瘟疫症候。實少閱歷。學者勿爲所愚。庶不至有毫釐千里之別。

若汗若下後。脈靜身涼。渾身痛甚。一如被杖。一如墜傷。少動則痛苦號哭。此經氣虛。營衛之行澁也。三四日內。經氣漸回。其痛漸止。雖不藥必自愈。設妄引經論。以爲風濕相搏。一身盡痛。不可轉側。遂投疎風勝濕之劑。身痛反劇。誤人不少。

孔氏曰。若他病危篤。身痛如被杖者。多死。難言不藥亦愈。

傷寒傳胃。即便潮熱。譫語。下之無辭。今時疫初起。便作潮熱。熱甚亦能譫語。誤認爲裏症。妄用承氣。是爲誅伐無辜。不知伏邪附近於胃。邪未入府。亦能潮熱。午後熱甚。亦能譫語。不待胃實而後能也。假令常瘧熱甚。亦作譫語。瘧瘧不惡寒。但作潮熱。此豈胃實者耶。以上似裏。誤投承氣。裏氣先

虛。及邪陷胃。轉見胸腹脹滿。煩渴益甚。病家見勢危篤。以致更醫。醫見下藥病甚。乃指大黃爲砒毒。或投瀉心。或投柴胡枳桔。留邪在胃。變症日增。神脫氣盡而死。向則不應下而反下之。今則應下而反失下。蓋因表裏不明。用藥前後失序也。

龔曰。譫語本是裏症。多有感疫初起。潮熱口渴。亦作譫語者。止用達原飲。加葛根治之。卽止。疫邪內潰。傳於陽明。傳尙未入府耳。故不可下。所謂似裏非裏者也。

論食

時疫有首尾能食者。此邪不傳胃。切不可絕其飲食。但不宜過食耳。有愈後數日。微渴微熱。不思食者。此微邪在胃。正氣衰弱。強與之卽爲食復。有下後一日便思食。食之有味。當與之。先與米飲一小杯。加之茶甌。漸進稀粥。不可盡量。飢則再與。過食忽吞酸。乃胃氣傷也。當停穀一日。胃氣復。復思食也。仍如漸進法。有愈後十數日。脈靜身涼。表裏俱和。但不思食者。此

中氣不甦。當與粥飲迎之。得穀後。卽思食。覺飢久而不思食者。以人參一錢。煎湯與之。少喚胃氣。忽覺思食。餘勿再服。
龔曰。感症之人。全然不思食者。十有八九。但不食甚是無妨。不可強進。至於愈後。必如論中調理。方爲合法。僕看此症。始終宜忌油暈辛辣。方易調愈。

論飲

煩渴思飲。酌量與之。若引飲過多。自覺水停心下。名停飲。宜四苓散最妙。如大渴。思飲冰水及冷飲。無論四時。皆可量與。蓋內熱之極。得冷飲相救。甚宜。能飲一升。止與半升。少頃再飲。至於梨汁、藕汁、蔗漿、西瓜。皆可備不時之需。如不欲飲冷。當易白滾湯與之。乃至不思飲。則知胃和矣。

四苓湯 茯苓二錢 澤瀉五錢 猪苓五錢 陳皮一錢

取長流水煎服。古方有五苓散。用桂枝者。以太陽中風。表症未罷。併入膀胱。用四苓以利小便。加桂枝以解表邪。爲雙解散。卽如少陽併於胃。